

跟我一起去抗日!

YUEWEIHAN KANGRIBIJI

真正的军事小说，是能够带你穿越到战场之上的小说！
每个中国人最热血的幻想！回到民国去抗日！



岳维汉 抗日日记



SEU 2596285

网络原名《驻马太行侧》

徐小明◎著

一个现代特种兵重生在1937年的民国时代，他面临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用最现代军事技术缔造抗日战争的神话！

在颠覆你想象的同时，不断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抗日奇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YUEWEIHAN KANG

I247.5
6104

保存本

岳维汉 抗日笔记

徐小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维汉抗日笔记 / 徐小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222-08634-0

I. ①岳…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3506号

岳维汉抗日笔记

著 者 徐小明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张进步
策划编辑 马 旗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深圳市源昌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634-0
定 价 32.8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录

- 第一章 姚常青营 /001
- 第二章 牛刀小试 /008
- 第三章 喋血孤战 /015
- 第四章 巷战!巷战! /022
- 第五章 糜烂 /029
- 第六章 暗夜奇袭 /036
- 第七章 战区震动 /043
- 第八章 举国振奋 /050
- 第九章 宝山失守 /058
- 第十章 奇兵!奇兵! /065
- 第十一章 死里逃生 /072
- 第十二章 校长很器重 /079
- 第十三章 抉择 /086
- 第十四章 沙子堆成的军队 /093
- 第十五章 四行仓库 /100
- 第十六章 告全国同胞书 /107
- 第十七章 战术高手 /114
- 第十八章 战场抗命 /122
- 第十九章 退无可退 130
- 第二十章 留点什么 /137

- 第二十一章 紧锣密鼓 /145
- 第二十二章 突围前夜 /151
- 第二十三章 突出重围 /158
- 第二十四章 有仇就报 /165
- 第二十五章 夜战！夜战！ /173
- 第二十六章 何惜一死？ /180
- 第二十七章 狙击 /187
- 第二十八章 围猎 /194
- 第二十九章 死里逃生 /201
- 第三十章 人命关天 /208
- 第三十一章 战俘集中营 /215
- 第三十二章 非去不可 /223
- 第三十三章 上校团长 /230
- 第三十四章 甩掉追兵 /237
- 第三十五章 克复靖江 /244
- 第三十六章 硬仗 /252
- 第三十七章 恶战 /259
- 第三十八章 完胜 /266
- 第三十九章 收拾溃兵 /274
- 第四十章 活埋 /281
- 第四十一章 智取 /288
- 第四十二章 玩大的 /295
- 第四十三章 人死卵朝天 /302
- 第四十四章 乱仗高手 /310
- 第四十五章 四战四捷 /318
- 第四十六章 国崎支队 /326
- 第四十七章 又是宝山团 /331
- 第四十八章 浇铸军魂 /336

第一章 姚常青营

“轰隆隆……”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响将岳明从昏睡中惊醒，接踵而来的便是一阵剧烈的地动山摇，还有巨大的气浪，岳明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便被猛烈地掀飞到了空中，又像枯叶般翻翻滚滚地飞出老远，然后重重堕地。

“我草……”

岳明只来得及咒骂了半句，嘴里便已经灌满了腥臭的烂泥。

一股掺杂了烂泥味、血腥味还有尸臭味的恶臭顿时沁入了鼻际，岳明在车臣、伊拉克还有阿富汗当了这么多年的雇佣兵，这样的味道他绝不陌生，那是战场和死亡的味道，而且是绝对惨烈的战场！

“我草，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美国佬发现地下基地了？”

巨大的危机感霎时就将岳明完全笼罩，难道是魔鬼党武装内部出现了内奸？要不然美国大兵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杀上门来？不对，刚才那爆炸声不像是美国佬的钻地炸弹，倒像是……重型榴弹炮的爆炸声！

而且听这爆炸声……榴弹炮的口径绝对不会小于三百毫米！

我靠，三百毫米以上口径的榴弹炮！？岳明顿时就被自己的判断吓了一跳，旋即坐起身来，一直无法睁开的双眼也猛然睁了开来，顿时间，一副惨烈令人窒息的战争场景便跃入了他的眼帘！

极目所见，尽是垮塌焦黑的街道城垣，倒塌燃烧的民房，还有横七竖八的尸体！

天色阴沉，烟云密布，一道道流光拖着长长的尾焰连续不断地从天上掠过，然后在不远处攒落而下，顿时便腾起来一团团耀眼的强光，旋即又是剧烈的地动

山摇，好不容易才爬起身的岳明又被重重地掀翻在地。

“弟兄们，跟狗日的小鬼子拼了，杀啊！”

嘶哑却不失杀气的怒吼陡然从岳明耳畔响起。

惊回首，只见一队队身披浅黄色粗布军装的士兵正以散兵队形向着前方突进。

一时间岳明再分不清天南地北，有些木愣愣地跟着转过头来，只见前面不远处是个十字路口，一栋钢筋水泥的三层建筑死死地卡住了这个路口，十几道耀眼的火舌从二楼、三楼窗户还有天台上猛烈地喷吐而下，交织成了一片严密的火网，从岳明身边嚎叫着向前突进的士兵顿时就像是割倒的野韭菜，一片片地倒了下去……

“噗！”

一名士兵刚刚跑到岳明跟前，身形便是猛然一顿，然后像是被人狠狠地推了一下，往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岳明急定睛看时，只见他的额头正中有个不大的血窟窿，脑后的头盖骨却整个被掀了开来，肉糜状的脑浆顿时涂了一地。

“咻……轰！”

一阵短促而又凄厉的尖啸过后，旋即就是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岳明再次重重地掀翻在地，等他再次爬起身来时，只见面前不远处已经凭空多了个足有几十米见方的大坑，坑中青烟袅袅，刚刚突进到这个位置的几名士兵已经不见踪迹，只有一个士兵双手撑地正在坑沿上惨烈地哀嚎，他腰部以下的躯干却已经不翼而飞了。

“噗通。”

半截已经烧得焦黑的物体从天而降，重重地坠落在了岳明面前，赫然是半截断腿！

岳明的双眸顿时间便猛然睁大了，饶使他当了十几年的雇佣兵，见惯了血雨腥风，此刻也不免为眼前这惨烈的战争场面震住了，狠狠地咽了口唾沫，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只觉两耳嗡嗡作响，一时间再无法用脑子思考。

“小鬼子，俺日你十八辈祖宗，去死吧！”

一位缺了条胳膊，浴血奋战的士兵以仅有的单臂抱着个炸药包，只向前纵身

一跃便进了前方的环形街垒，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环形街垒顿时便绽开漫天烟尘，还有几截断肢残躯在天上翻滚飞舞。

“老二，老二哇！狗日的小鬼子，爷爷和你们拼了……”

一位高壮如小山般的士兵嗔目如裂，抱着机关枪从岳明身边猛然站起身来，伴随着爆豆般的激烈音符，耀眼的火舌就像是风一般刮到了前方建筑物的窗户和天台上，好几道身影顿时便惨叫着从三层建筑的天台上倒栽而下。

遗憾的是，机关枪的怒吼只持续了片刻便戛然而止。

两道耀眼的火舌扫过，那士兵强壮的身躯先是猛然一顿，然后就像是被锯倒的木头，直挺挺地向着后方倒了下来，在倒地之前，他的脖子就已经被弹片掀飞了大半，宽厚的胸膛更是几乎被打成了筛子。

“咻……轰！”

又是一阵短促而又凄厉的尖啸掠空而至，巨大的爆炸声中，又是一股强烈的气浪席卷而至，岳明再次被狠狠地掀翻在地，而且落地之后脑袋还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磕了下，顿时便两眼一黑再度昏迷了过去。

……

这一昏迷又不知道过了有多久，等岳明再度醒转时四周的景象却又变了。

头顶的天空依旧昏暗，空气中的血腥味和尸臭味依旧中人欲呕，不过巨大的爆炸声却是听不到了，只有极远处还可以听到隐隐约约的爆炸声，之前那惨烈至极的巷战战场，此时也已经是片沉寂了。

一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正在仔细地搜索战场，遇到身穿不同军装的士兵，不管死活照着心窝子就是一刺刀，遇到身穿同样军装的士兵，则把他们的尸体搬到街边整整齐齐地摆成一列，遇有伤兵则立即叫来医务兵为其包扎。

没等岳明回过神来，那队士兵便搜索到了面前。

领头的那名军官同样身穿浅黄色粗布军装，没有肩章，领口上缀着红底金边的领章，中间有道金杠，金杠上面缀着一颗三角星，看军衔是个少尉，见岳明两眼瞪得老大，那军官顿时便回头大叫起来：“医务兵，医务兵！这里还有个活的，快！”

“是，长官！”

不远处有个声音应答了一声，旋即一名士兵便一溜小跑到了岳明跟前。

岳明和那少尉军官大眼瞪小眼的工夫，那名医务兵已经迅速检查了岳明全身，起身向那军官禀报道：“报告长官，这位兄弟身体状况良好，并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那少尉军官斜眼打量了岳明两眼，忽又打了个手势，示意身后的士兵继续向前打扫战场，然后问岳明，“你叫什么名字？”

岳明这头还晕着呢，闻言只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那军官皱了皱眉头，又问道：“你是哪支部队的？”

岳明无言以对，还是摇头，那军官又问道：“那你们长官是谁？”

看到岳明还是摇头，旁边有个士兵忍不住插嘴道：“长官，这位兄弟该不会是让小鬼子的炮弹震傻了吧？”

刚刚给岳明检查身体的医务兵当即补充道：“长官，这位弟兄的头部曾经遭到撞击，是有可能暂时忘记一些事情的。”

“真傻了？”那军官越发皱紧了眉头。

“你他娘的才傻呢。”岳明生平最恨别人说他傻，当即反唇相讥。

“哟嘿，还没傻嘛。”那军官似乎也懒得废话了，当即伸手道，“你的证件呢？”

“证件？什么证件？护照？”岳明顿时皱紧了眉头，护照这玩意可不能随便示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你的军官证！”岳明的衣领上虽然没有领章，但那名少尉军官还是能够分辨出岳明的身份应该也是军官，当下不由分说，伸手就从岳明的上衣小袋里摸出了一本绿皮软壳证件，脸色微变，脱口念了出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上尉连长，岳维汉！？”

“什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黄埔军校的？”

“第一旅第二团？前几天猛攻大纱厂的部队？”

跟在那少尉军官身后的几位士兵顿时窃窃私语了几句，再抬头望向岳明时，眼神里便多了些肃然起敬的意思，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是首批开进淞沪战区对日作战的部队之一，尤其是在大纱厂，教导总队更是打得极为惨烈，没说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这些小白脸虽然看着细皮嫩肉的，但个个都挺有种。

“岳维汉？”岳明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当下皱眉反问道，“谁是岳维汉？”

那军官却没有回答，又从绿皮软壳里起出了一张折叠得异常整齐的纸张，然

后缓缓展开，沉声念了起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兹有本校第十期步兵科学生岳维汉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发证书，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民国二十五年！？”

岳明喃喃低语两声，一对眸子霎时便瞪大了，再联想到之前惨烈的战场景象，一个可怕的念头顿时便在他的脑海里成形，莫非……自己穿越了？当下岳明深深地吸了口气，急问那军官道：“兄弟，现在是哪年哪月了？”

那军官头也不抬地答道：“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民国二十六年！？”岳明顿时又倒吸了一口冷气，失声道，“那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那军官这会已经小心地将证书叠好，连同军官证一同递还给岳明，然后啪的立正，向岳明敬了记标准的军礼，朗声应道：“报告长官，这里是第三战区宝山县城，鄙人曹兴龙，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警卫排少尉排长。”

“第三战区宝山县城？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

岳明闻言顿时便如同堕入了数九寒冬的冰窟里，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

民国二十六年可不就是 1937 年？第三战区可不就是淞沪战区？是年八月不正是淞沪会战如火如荼之时？这一战，小日本光是陆军就出动了九个精锐师团另两个支队，国军更是调集了七十个师近百万大军，双方在淞沪地区激战三月，死伤无数！

至于这少尉军官所说的九十八师，作为一名军事爱好者，岳明更不陌生。

九十八师师长夏中禹，黄埔一期生，该师所辖五八三团三营，更是八年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英烈营——姚常青营！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由攻转守的第二阶段，该营死守宝山孤城，与日军激战七昼夜，全营自营长姚常青以下五百余人全体壮烈殉国！

按战史记载，今天，也就是八月三十一日，正是姚常青营进驻宝山县城之日。

再过八天，也就是九月七日，宝山县城将陷于日寇之手，该营自营长姚常青以下五百余人将全部殉国，无一生还！

“干什么，干什么？都围在一起干什么？”

岳明正自心神激荡之时，身后陡然传来了一个嘶哑却不失威严的声音，回头看时，只见一名身穿呢子军装的军官已经大步走了上来，那军官中等身材，面皮白净，鼻梁上还架着副近视眼镜，显得斯斯文文的，不过脸色却不太好看。

那眼镜军官的领章上有两道金杠，上面还缀着两颗金星，赫然是中校军衔，岳明不用猜就能肯定，此人定然就是五八三团三营的中校营长姚常青了，因为国军序列中，连长一般都是上尉，营副一般都是少校，营长则就是中校了。

“报告长官，卑职正率队打扫战场。”曹兴龙立刻跑步上前向姚常青立正敬礼。

姚常青嗯了声，冷嗖嗖的目光却盯着岳明，问道：“曹兴龙，这是怎么回事？”

曹兴龙道：“报告长官，这位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上尉连长岳维汉。”

“岳维汉？教导总队的？”姚常青脸上的神色立刻缓和了下来，对岳明说道，“你是黄埔九期的还是十期的？我是六期的。”

“呃，这个……”岳明一时间无言以对。

姚常青见状微微蹙眉，又转头望向曹兴龙。

曹兴龙赶紧说道：“报告长官，据医务兵说，岳长官可能是头部受到过撞击，所以暂时忘记了以前的事情，不过他的确是教导总队的上尉连长，刚才卑职已经看过他的军官证和毕业证，他是黄埔十期步兵科的毕业生。”

“看来伤得不轻啊，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姚常青脸上掠过一丝痛惜之色，又抬头看看天色，皱眉说道，“这天也快黑了，眼下的淞沪战场又打成了一锅粥，张长官的教导总队也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岳维汉！”

岳明不知道姚常青是在喊他，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混蛋，长官点名你怎么不应答？作为一名黄埔军官生，你怎么连最基本的步兵操典都忘记了？”姚常青顿时就勃然大怒，不过很快又意识到岳维汉是失忆了，当下叹息道，“瞧我这记性，算了，你就暂时先留在我的营部给我当副官吧。”

“是！”岳明这时候终于反应过来了，当下赶紧大声应答。

就这样，岳明便稀里糊涂地变成了黄埔十期军官生岳维汉，又无可奈何地跟

着姚常青驻进了宝山县城，虽然明知道宝山会在几天之后沦陷，也知道姚常青营将会全体殉国，但眼下的岳明或者说岳维汉却是别无选择。

作为一名军事爱好者，岳维汉很清楚，国军序列中的杂牌军虽然大多纪律涣散，打仗靠的多是一腔热血，可像九十八师这样的中央军却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尤其是军中那些黄埔出身的军官，更是对自己和部下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

譬如说刚才，如果岳维汉胆敢稍稍流露出怯敌畏战的意思，同样出身黄埔的姚常青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毙了他。

不过，身为一名穿越众，岳维汉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姚常青营重演悲剧，最终落个全军覆灭的下场，这样的结局虽然壮烈，能够振奋国人，却绝不是岳维汉想要的，好不容易穿越一回，他可不愿意就此“壮烈殉国”，更不愿姚营重蹈历史的覆辙。

留在姚常青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深知历史走向的岳维汉早就有了决定。

当务之急自然是尽可能地说服姚常青，让他不要一味死守宝山，长官的命令当然要坚决执行，但执行的尺度一定要灵活，存地失人，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道理一定要跟他反复讲，再三讲，直到他完全吃透其中的精神为止。

只等淞沪会战结束，岳维汉就会毫不犹豫地脱离国军序列，带着队伍北上山西，前去投奔八路军，岳维汉现在的事实身份虽然是黄埔系军官，在极重派系出身的国军中可谓前途无量，但他绝不会因此而对国军有所留恋。

无论是出于情感的考虑，还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投奔八路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岳维汉很清楚，国军最终战败并退守台湾根本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岳维汉可不愿跟着“校长”远走孤岛，并在几十年后客死海外当个孤魂野鬼。

第二章 牛刀小试

夜色空茫，激战竟日的淞沪战场终于暂时沉寂了下来。

宝山城里的居民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纷纷跑回乡下了，此时完全成了座空城。

几枝火把斜插在城头上，淡淡的火光将城垣四周照得朦胧可见，在皮鞋叩击地面的声音中，岳维汉跟着姚常青登上了东门城楼，站在城头居高临下望去，只见姚营的官兵们正在城垣外围紧张地挖掘工事，并布置明暗火力点。

“忠恕哪，你觉得我的城防工事布置得怎么样？”

姚常青忽然间问了句，站在姚常青身后的岳维汉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姚营长这是在跟他说话呢，这忠恕却是岳维汉的字，这还是他从口袋里翻出的一封家书里看到的，那封家书是岳维汉的老父亲从浙江余姚老家托人捎来的，开头就是“字谕忠恕吾儿”。

岳维汉对他现在的身份了解还不多，不过从名字上看，这个岳维汉应该是出身名门，这岳家在浙江余姚很可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否则他的老父亲也不可能给他起这样的名字，忠恕维汉，这四个字的字面意义可不一般！

曾子曰：夫子之道，唯忠恕二字而已矣。

再以维汉两字为名，由此就不难看出岳维汉老父亲的心愿了，那是希望岳维汉能以夫子之道来维护汉家统治了，若不是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那是断然取不来这样的名字的，不过岳维汉现在却实在没多少心思去琢磨这些。

见姚常青发问，岳维汉当即答道：“长官布置的城防工事可谓完美，无论是战壕和各连排散兵坑的连接，还是轻重火力点和明暗工事的搭配，都堪称典范，无

论小鬼子从哪个方向进攻，都会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各处火力点更是能够形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绝不留任何射击死角，依卑职看，即便是中央军校的德国教官，做的也未必能比长官更好，不过……”

现在的岳维汉虽然并非原来的岳维汉，也绝不可能上过什么中央军校，但他身为军事爱好者，多少还是具备一点军事理论基础的，所以要应付姚常青的话题绝对不成问题，而且岳维汉身为穿越众，看过后世许多军事家对于淞沪会战的总结分析，大到整个淞沪会战，小到宝山县城的攻防战，岳维汉懂的比姚常青只多不少！

“哦？”

姚常青依然背负着双手，脸上却浮起了一丝自信的微笑，说道，“忠恕可是觉得我布置的城防工事还有漏洞或者缺陷？”

“没有。”岳维汉摇了摇头，肃然说道，“长官布置的城防工事可谓是滴水不漏，但卑职以为，全营陈兵城外，与敌野战，实为不智。”

姚常青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旋即又道：“说说你的理由。”

岳维汉道：“如果守城兵力有一个师，则的确应该陈兵城外与敌野战，如若不然，全师近万人云集于巴掌大的城垣之中，敌军只需一通炮击，守军无处腾挪躲避死伤必众，则顷刻间就会军心涣散、土崩瓦解。”

姚常青一边轻轻颌首，一边以鼓励的眼神示意岳维汉继续。

岳维汉又道：“可如果守城兵力只有一个营，则情形又大不相同，这时候如果舍弃坚固的城垣工事而陈兵城外，则难免兵力分散，予敌各个击破之机会，不如收缩兵力于城内，与敌巷战，则可躲避敌军炮火，保全自己，同时也能更大地杀伤敌人。”

“不然。”姚常青轻轻摇头道，“忠恕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如若骤尔放弃城外工事，日寇必趁势而进，将我军四面合围于城垣之中，届时与外界的联系将会被日寇完全切断，更可虑者，我军龟缩城垣之后将无法正面展开实施反击，如此，我军就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

岳维汉略微思忖后接着劝道：“长官，我军如果陈兵城外，则各连排散兵线和苦心构筑的火力点就会直接暴露在日寇飞机、重炮以及各种轻重火力的直接打

击之下，只怕未必能发挥应有之作用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姚常青伸手拉了拉军装的下摆，说道，“但是退守城垣也一样会遭到日寇飞机、重炮的杀伤，而且我们是军人，军人当以服从军令为天职，既然上峰命令我们死守宝山外围，寸土不能退让，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绝不能打任何折扣。”

岳维汉急道：“长官，存地失人，则人地皆失；存人失地，则人地皆存哪！”

“存地失人，则人地皆失；存人失地，则人地皆存？”姚常青对这句话细细品味一番，旋即又向岳维汉道，“行了忠恕，天色也不早了，你赶紧下去歇着吧，明天肯定得有一番恶战，到时候有你累的，还是先把体力养足吧。”

岳维汉无奈，只得向姚常青敬了记军礼然后转身下了城楼，话说三遍则寡淡无味，再说第四遍就该惹姚常青烦了，好在宝山还要再过七八天才会沦陷，岳维汉还有时间来说服姚常青，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做好准备应付明天的恶战！

……

天色微明，忙碌了大半夜的姚营官兵正在用餐休憩，尽可能地恢复体力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激战。

营长姚常青却是食欲全无，此时正对着地图沉思，姚常青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营长，但作为一名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军官，他的眼光绝不会局限于宝山县城一隅，在经营好宝山城防的同时，他也在关心着整个淞沪战场的敌我态势。

岳维汉则正忙着将子弹的弹头挫平，然后又在上面挫出十字纹。

这玩意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达姆弹，可威力却绝对不容小觑。

警卫排的几名小战士见了觉得好奇，便纷纷围了上来，有士兵麻着胆子问道：“长官，你这是在干吗？”

岳维汉扬了扬手中加工好的达姆弹，说道：“这玩意能让小鬼子吃尽苦头。”

那士兵又问道：“长官，这玩意不就是多了个十字纹，别的还能有啥区别？”

“区别大了，等小鬼子来了你们就知道了。”岳维汉淡淡一笑，也不多做解释。

正说间，头顶天际便响起了凄厉的尖啸声，有经验的老兵一听就知道那是炮弹，而且弹着点就在附近不远，顿时间，便有老兵弹身而起，大吼起来：“小鬼子开始炮击了，快，弟兄们快找地儿躲起来……”

“长官！”岳维汉向姚常青道，“赶快进地窖吧。”

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已经落在院子里轰然爆炸，警卫排的两名士兵立刻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临时充为指挥部的大院也顿时间剧烈地颤动起来，大量的灰尘扑簌簌地从房梁上掉落下来，姚常青和岳维汉顿时就闹了个灰头土脸。

“慌什么！？”姚常青却是冷冷地瞪了岳维汉一眼，然后伸手从容掸去身上的灰尘，说道，“难道你忘了我们老祖宗的兵法上是怎么讲的了么？哼，身为长官，就应该做到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是。”岳维汉赧然道，“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姚常青这才拉了拉衣摆，将呢子军装重新扯得笔挺，然后从容下了地窖。

日军的炮火准备足足持续了将近大半个小时，直到天色完全放亮，天上的尖啸声和地上的爆炸声才渐渐变得稀疏起来，重新上到地面指挥部的姚常青立即下令，让前沿阵地各连排上报战损情况。

各连排的战损情况很快就通过电话报到了营指。

人员伤亡倒是不大，但是，昨天晚上苦心修筑的外围工事以及各处轻重火力点却几乎被日军的炮火给夷平了，对此岳维汉是早有心理准备，只花了一晚上仓促修建的土木工事，要是能够抵御日军的炮火覆盖，那真是有鬼了。

要知道参与淞沪会战的九个日军主力师团中，有七个是最精锐的常设师团！

日军那些个常设师团的火力配置虽然无法和同期的德军以及奉行大炮兵主义的苏军相提并论，但和重炮严重匮乏的国军相比，那可是强太多了！当时国军中只有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师级编制）拥有炮兵团的编制，其余国军，即便是最精锐的87师、88师，也没有炮兵团的编制，能闹个炮兵营就顶天了。

再加上淞沪战场濒临海岸线，日军步兵能够得到联合舰队舰炮群的火力支援，那更是不得了，要知道当时小鬼子的海军可是世界第三，论总吨位仅次于英、美两国，论海军官兵的整体素质，甚至要强过老美，仅次于大英帝国！

而且舰炮口径普遍超过一百五十毫米，主炮口径更是普遍超过三百毫米！

这样的巨舰重炮，要是正面挨上一炮，别说是仓促修筑的土木工事了，即便是精心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也能轻易摧毁！

但是姚常青对此却显然缺乏心理准备，这也难怪，他毕竟是初次与日军正面

交锋，哪有领教过如此烈度的炮火覆盖？

姚常青再也坐不住了，当即向岳维汉道：“走，去前沿观察哨。”

两人当即带着警卫排上到了设在北门的前沿观察哨，姚常青拿起望远镜往外一看，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凝重起来，这时候日军的炮火准备已经结束，只有少量曲射炮还在向着宝山城区进行延伸射击，日军出动了大约两个加强小队的步兵，在两辆轻型坦克的引导下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向宝山北门的外围阵地同时发起了试探性进攻。

“丢你老母！这小鬼子太狡猾了！”姚常青放下望远镜，忍不住骂了句粗口。

岳维汉默然，小鬼子的确狡猾，选择的主攻方向也非常刁钻，由于姚营的防御布置是四个步兵连平均布防，东南西北每个方向各摆一个连队，这样日军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就正好打在了姚营各连防御体系的结合部，如果日军的两路攻击得以切入纵深，就能对北门外的四连形成左右夹击态势，一旦两路日军会合，四连的退路就会被切断，从而彻底沦为一支突前的孤军，被日军吞掉也就无可避免了！

小鬼子的兵力虽然只有两个小队百多号人，可火力却明显加强过了。

因此，小鬼子的攻势非常凌厉，四连阵地和邻近阵地散兵坑里的散兵被日军轻重机枪交织成的火力网压得基本无法抬头，等到四连和友邻阵地组织轻重火力实施反压制的时候，却立刻又会招来日军坦克和掷弹筒的疯狂报复，尤其是小鬼子的掷弹筒，命中率高得吓人，国军的轻重机枪手往往打不到半个弹匣，就被小鬼子的掷弹筒给打掉了。

姚营直属炮排的两门迫击炮虽然拼命反击，但区区两门迫击炮的火力压制实在是太过微弱了，对日军攻势的迟滞极其有限，西北方向的日军由于地形有利，进展尤其迅速，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内就向前推进了四五百米，眼看就要切断四连的后路了。

“营长，快下令撤退吧，要不然四连就完了！”营副赵大河再也坐不住了。

“不能撤。”姚常青断然摇头道，“这节骨眼上下令撤退，部队就放羊了，到时候不但外围阵地守不住，搞不好还会让日军趁机突入城区！小鬼子怕是巴不得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可不能遂了小鬼子的心意，岳维汉！”